

<<人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848332

10位ISBN编号：7500848331

出版时间：2010-12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作者：王跃文

页数：233

字数：2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人事>>

内容概要

《人事》通过一位大学生对人事档案的剖析，侧面透出人们的名利和权势之争。王跃文无论是写官场风云还是写现实生活，皆从细微处入手。他描写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，个性鲜明。谋取高层职位者机关算尽，官员们志得意满，颐指气使，小公务员仰人鼻息，唯唯喏喏。王跃文在轻松的行文过程中，就把官场中的倾轧斗争渗透于貌以平淡的客套和谈笑中。那些小说阅读起来很生动，很流畅，但读者在情节的调侃中会引发出由衷的慨叹。

作者简介

王跃文，当代著名作家，湖南溆浦人。

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，湖南省政府办公室，都是写官样文章。

业余写小说。

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，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。

2001年10月起。

专职写小说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《梅次故事》《亡魂鸟》《西州月》《大清相国》《苍黄》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官场春秋》《没这回事》《官场无故事》《王跃文作品精选》《王跃文自选集》等；散文随笔集《有人骗你》《我不懂味》等。

中篇小说《秋风庭院》获《小说选刊》奖；中篇小说《今夕何事》《夏秋冬》获《当代》奖；中篇小说《夜郎西》《夏秋冬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奖；短篇小说《雾失故园》获《中国作家》奖。

享有“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”之美称。

老村，当代著名作家，画家，陕西澄城人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骚土》《鸷王》《一个作家的德行》《悵》《我歌我吻》《撒谎》以及书画集《痴人说梦》、自传体小说《吾命如此》等，被称为“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”。

<<人事>>

书籍目录

卷一 人事卷二 秋风庭院卷三 开始或结局卷四 无雪之冬卷五 蜗牛卷六 旧约之失

<<人事>>

章节摘录

卷一：人事 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！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：看书，睡觉。从大三开始，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。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。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，才像从睡梦中惊醒。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，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，只喝白开水，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。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，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消受。我爸爸也不喝茶，喝不起。他口渴、了就喝凉水。他用木瓢舀了凉水，仰着脖子就灌，喉结急剧地上下蹿动，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。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，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。胸膛便冒着汽，有点像铁匠淬火。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，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。太阳很老，晒得我头发蒙。爸爸口渴了，取过田边的竹筒，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口凉水，然后把竹筒递给我。我摇摇头，没有接过竹筒。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了。爸爸怪笑一声说，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，做个城里人了，天晴在阴处，落雨在干处，坐板凳，摇蒲扇，吃白米，喝清茶！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。我是命贱人贵，喝凉水肚子就痛。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。她说怀上我那年，正遇大荒，她总是吃不饱，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，夜里摸着黑，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。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，地里的红薯却长得好大一个的。那年啊，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！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队里的红薯，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。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，他们还生了我，养了我，算是我的运气了。不然啊，你还是一口痰哩！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，我只觉得自己原本脏兮兮的，本是一口痰。只为我的单薄，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。这首歌调子太高，拖得老长，我唱不上去，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。这也就是我的个性，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。这其实就是懒，没本事。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，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，现在成了城里人了，知足了，还挑什么单位？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，我着急了。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，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，竟一语成谶。可我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。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，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，而我去的茶叶公司，谁也没听说过！就几片破茶叶，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？

<<人事>>

我读大学那会儿，虽不怎么争气，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！

见我愤愤不平，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。

我愈加愤怒，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。

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，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。

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，却不许我生气。

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！

农民倘若安分守己，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、厚道。

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，就是农民式的狡黠。

你若执意要平等，就是农民意识！

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
我这个农民的儿子，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，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。

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，有意撮起鸡屁股那样的嘴巴，吹小曲。

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，血都快煮沸了。
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直奔市政府。

这是不尊重知识，不尊重人才！

我必须去市政府上访。

我当时思考这事，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“上访”之类的官方语言。

我把政府说成当局，上访说成交涉，请求政府竟成了正告当局。

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块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。

我刚准备跨进市政府大门，武警战士手一伸，拦住了我。

我暗自交待自己镇静，不用害怕。

政府有什么可怕的？

这可是人民政府啊！

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，扑扑地跳个不停，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；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。

汗水直流。

我几乎口吃了，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。

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，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。

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，却只好在心里自嘲：秀才碰上兵，有理讲不清。

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，还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！

别说上北京了，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政府来试试！

我茫然四顾，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。

我瞄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，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。

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，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。

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，让愤怒给我勇气。

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，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，睫毛上挂着泪花。

见我推门进去了，她忙擦了擦眼睛，客气地招呼我坐下。

我坐下去之后，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，免得跑了冷气。

这里凉飕飕的，太舒服了。

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。

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，我是第一次，内心有些尴尬。

我尽量显得从容些，双手自然地叉在胸前，操着生硬的普通话，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

我不时地耸着双肩，像位西方绅士。

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，很专心的样子。

她神情让我感动，鼓舞了我，我更加滔滔不绝。

电话响了，她抓起电话，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。

完了。

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，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，你是说这事啊？

<<人事>>

不归我们管。

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。

我还想申述几句，中年女人先起了身。

我只好起来，硬着头皮道了谢。

当我拉上门的时候，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。

我脸立即发烧。

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，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。

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，仍然按照她的指点，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。

外面热得令人憋气。

后来我总在想，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？

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。

我便猜测，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，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。

那个下午，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，一会儿凉，一会儿热。

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。

多年之后，我只要想起政府，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，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，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。

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，不想去淋雨，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。

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，像是沾了很大的光。

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，天晴在阴处，落雨在干处，坐板凳，摇蒲扇，吃白米，喝清茶。

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。

家乡到这个市里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。

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越是遥远的地方，越大地方；好地方。

最遥远的除了天上，就是北京。

天上是好的地方，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。

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，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，活到一百零五岁。

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，再也不往前走了。

所以毛主席真的就永远活在她的心中。

她总以为毛主席还活着，经常很向往地猜想毛主席和江青的生活，说毛主席真幸福，嘴里老是衔着冰糖，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，江青就坐在老人家身边飞针走线纳鞋底，她是毛主席的堂客，手艺好，又快，一天可以做好一双鞋。

没有这套好手艺，毛主席肯娶她？

有时她又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连红烧肉都不吃了，省下钱来给苏联还账，就忍不住哭起来。

奶奶要是知道我今后可以天天喝清茶了，可能会骂我。

因为毛主席红烧肉都不吃了。

我还舍得喝清茶。

公司正在装修，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磁地板砖。

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，女的，四十多岁，姓陈，叫陈雪华。

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几天了，想清楚了许多事情。

我想这个茶叶公司，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。

我从这里走进去，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。

我萌生这个野心，没有任何依据，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。

我便很愉快似的，笑咪咪地进了她的办公室。

听了她的自我介绍，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。

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，镜框显然太大了，滑落在鼻尖，压得鼻尖亮亮的，有些反光。

我从小就有个毛病，不喜欢发亮的东西，甚至包括光、金等跟亮有关的词。

<<人事>>

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。
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，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。

.....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王跃文写的官场气氛很足，很真切，很到位，那虚虚实实、倾轧争斗，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闻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。

小说有愤激有慨叹和调侃。

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。

叫人几分叹惋，几分无奈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张韧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但理想似乎永在彼岸，而此岸充斥着虚伪、不公、欺骗、暴虐、痛苦等等。

理想主义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，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留下的皮囊。

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，却选择了麻木，而且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。

我既不想颓废，也不愿麻木，就只有批胃。

——王跃文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